

中西交通史料匯編

第六冊



张星烺 编注
朱杰勤 校订

中西交通史料汇编

第六册

董必武署检

一九七四年十二月

内部发行

中西交通史料汇编

第六册

张星娘 编注

朱杰勤 校订

*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15³/₁₆印张 243千字

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1018·762 定价：1.20元

目 录

第八编 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

第一章	两汉时期中国与印度之交通	7
一	上古时代中印之交通	7
二	汉武帝欲通印度	9
三	西汉时印度通使中国	11
四	汉通印度之海路	19
五	东汉时中国与印度之交通	21
第二章	魏晋南北朝中印之交通	24
一	《魏略》记印度情形	24
二	晋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	27
三	宋与师子国之通使	29
四	宋与天竺之通使	30
五	《梁书》记天竺国及师子国	32
六	《南史》记天竺国及师子国	37
七	北魏与印度诸国之交通	40
第三章	唐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	46
一	两《唐书》、《通典》记天竺国	46
二	乌菴王献方物表	63
三	《册府元龟》记唐与印度之交通	63

四	天竺僧献长生药	66
五	《新唐书》记泥婆罗	67
六	两《唐书》记罽宾国	68
七	《册府元龟》记罽宾国	70
八	《新唐书》、《册府元龟》记箇失蜜	72
九	《册府元龟》记诃毗施国	76
一〇	《新唐书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通典》记师子国	76
一一	贾耽记通天竺道	78
第四章	印度佛教之传入中国	83
一	佛教之传入	83
二	印度来中国之僧人	85
三	中国往印度之僧人	209
第五章	古籍所载之印度矿石及动植物	344
一	矿石	344
二	植物	344
三	动物	348
第六章	宋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	349
一	天竺国	349
二	注辇国	355
三	故临国	365
四	西天诸国	366
五	尼华罗国	367
六	南毗国	368
七	胡荼辣国	370

八	麻罗华国	371
九	南宋时在印度之中国人	371
第七章	元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	373
一	蒙古人用兵印度	373
二	元代迦叶弥儿人与尼波罗人在中国	376
三	《元史》记印度及锡兰等	378
四	《岛夷志略》记印度及锡兰等	388
五	元代中印通商情形	389
第八章	明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	392
一	阿难功德国	392
二	尼八剌国	392
三	郑和、侯显远航印度洋	394
四	榜葛剌国	396
五	沼纳朴儿	406
六	底里	407
七	西洋琐里	407
八	加异勒	408
九	甘巴里	409
一〇	锡兰山	410
一一	溜山国	421
一二	小葛兰	427
一三	柯枝	430
一四	古里	437

附录一: 评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(冯承钧)	447
附录二: 答冯承钧《评中西交通史料 汇编》(张星烺)	457
附录三: 引用书目	478

第 八 编

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



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 印度之交通

一 上古时代中印之交通

上古之世，西方文明之邦，与我最近而最易于交通者莫若印度。王嘉《拾遗记》载周成王之世，有旃涂国、祇因国、燃丘国来献方物，老子撰《道德经》有浮提国人相助，《庄子·山木篇》有建德国，似皆指印度而言。念常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四，记周穆王时，西极有化人来，反山川，移城邑，入水火，贯金石，千变万化，不可穷矣。王敬之若圣，筑中天台以居之。（见《列子·周穆王篇》）化人乃是佛弟子曼殊室利目连等示相也。斯语为佛教徒附会，可无庸疑。然详思之，印度、克什弥尔自古即以幻术著闻，化人虽未必为佛弟子，而为印度人，则或可信也。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五，又记秦始皇帝癸未年（始皇二十九年，即公元前二一八年）“沙门室利防等一十八人来自西域。帝恶其异俗，以付狱。俄有金刚神，碎狱门而出之。帝惧，即厚礼遣之。时国事区区，弗克敬奉。”此节仅言来自西域，而未标明为印度也。然室利防为普通印度人名 Sribandhu 之译音，其来自印度，可无疑也。更翻阅印度史，孔雀朝阿输迦大王适与秦始皇同时。大王奉佛，遣僧人至四邻诸国，传布佛教。远如埃及、马其顿，皆有佛徒踪迹。《佛祖统纪》卷三五，记迦叶摩腾

谓汉明帝曰：“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，震旦之境，有十九处。”故其有人来至中国，亦意中之事也。碎狱门而出之，似亦幻术，而故托神力以眩奇耳。古代佛教高僧来中国传教者，多能幻术。如佛图澄之于石勒，丹巴之于元世祖是也。上古时代，印度与中国有交通，固不仅中国文中有记载，即印度梵文中，亦略有之，可以窥也。莫德基(R. Mookerji)之《印度航业史》(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, pp. 88—89)云：“有证据可使吾人信公元前第七及第六世纪，印度与巴比伦有海上通商之事，尤以前第六世纪为盛。商业大半，皆操之达罗毗荼人之手。阿利安人亦有营商者，唯不众耳。此后印度商人有家于阿拉伯及非洲东岸者，同时印度商人亦有家于支那海岸者。其在巴比伦有居留地，可无疑也。由印度往巴比伦之海上商道，乃横渡阿拉伯海中，而非沿盖德罗西亚(Gedrosia)之海岸者也。”莫德基又引公元后第十世纪时(五代宋初)克什弥尔国诗人克夏猛德拉(Kshemendra)之著作《菩提萨忒瓦瓦达那喀尔帕拉塔》(Bodhisattvavadana Kalpalata)第七十三章云：“阿输迦大王一日在华氏城(玄奘《西域记》作波吒厘子城)宫中，朝见群臣。有印度商人某，经商东国，亦来王前，哀诉所有船舰及货物，皆为那迦(Nagas, 译言龙种人)之海盗所劫，损失不资，因而破产。大王若坐视不为设法，则商人等皆将改业矣。无航海商人，则进出口税收入，将大减退，而国库亦将空虚矣。佛教僧人某，因劝王下令，保护航海商人，将令镌之铜牌。惟一纸空文，毫无效果，劫掠如故。阿输迦诚心奉佛以后，那迦人始被感化，遵奉谕旨，悉出

所掠货物，分给被劫商人。”考据家有谓那迦人即中国人也。由此节亦可知由旃陀罗笈多以至阿输迦时代，印度之海上航业，及外国交通状况矣。（见原书第 114 页）莫克基又云：“案达罗朝之治南印度也，国富民丰，海陆贸易，皆臻极盛。西与希腊、罗马、埃及，东与支那以及东方诸国，俱来往频繁。南印度有使节至罗马。印度所产之象，用之于叙利亚军阵间。白里内《博物志》记罗马每年运往印度各种货物名单，与作《爱利脱里亚海周航记》者所言相合。虽至今日，南印度半岛犹时得见罗马古钱，盖皆昔时流入者也。公元后六八年有大队犹太人，避罗马人虐政，来至南印度留居嘛嚒拔海岸。”（见原书第 116 页）德国柏林雅各比教授（Prof. Herman Jacobi）查得公元前三百余年，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王在位时，其臣某著有《考铁利亚》（Kautiliya）一书，书中载支那（Cina）产丝，其丝货有贩至印度之语。此亦可以证明上古时代，中印已有交通矣（一）。（见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XLIV, 1911. S-961）

（一）本书所言之印度，乃古代五印度之境（见《大唐西域记》），及锡兰、马尔代夫等岛屿。

二 汉武帝欲通印度

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，妣水南。……其东南有身毒国（一）。蹇曰：“臣在大夏时，见邛竹杖、蜀布。问

曰：‘安得此？’大夏国人曰：‘吾贾人往市之身毒。’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，其俗土著，大与大夏同，而卑湿暑热云。其人民乘象以战，其国临大水焉^(二)。以騫度之，大夏去汉万二千里，居汉西南。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，有蜀物，此其去蜀不远矣。今使大夏，从羌中，险，羌人恶之。少北则为匈奴所得。从蜀宜径，又无寇。”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、安息之属，皆大国，多奇物，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，贵汉财物；其北有大月氏、康居之属，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。且诚得而以义属之，则广地万里，重九译，致殊俗，威德遍于四海。天子欣然以騫言为然，乃令騫因蜀犍为发间使，四道并出：出骠，出冉，出徙，出邛樊，皆各行一二千里。其北方闭氏、笮，南方闭嶲、昆明。昆明之属，无君长，善寇盗，辄杀略汉使，终莫得通。然闻其西可千余里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，而蜀贾奸出物者，或至焉。于是汉以求大夏道，始通滇国。……初置酒泉郡，以通西北国。因益发使，抵安息、奄蔡、黎轩、条枝、身毒国。……是时汉既灭越，而蜀西南夷皆震，请吏入朝。于是置益州、越嶲、牂牁、沈黎、汶山郡，欲地接以前通大夏，乃遣使柏始昌、吕越人等岁十余辈，出此初郡，抵大夏，皆复闭昆明，为所杀，夺币财，终莫能通至大夏焉。（《史记》卷一二三《大宛列传》）

(一) 身毒之原音为 Sind, 专指印度西北部者也。后世又有欣都斯坦, 其原音为 Hindustan, 则指印度北部中部矣。

(二) 所临大水, 似即印度河。武帝时有使者抵安息, 身毒国, 必从西北道往者也。

元狩元年(公元前一二二年), 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, 见蜀布、邛竹杖, 问所从来。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, 得蜀贾人市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, 有身毒国。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, 慕中国, 患匈奴隔其道。诚通蜀, 身毒国道便近, 又亡害。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吕越人等十余辈, 间出西南夷, 指求身毒国。至滇, 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。四岁余, 皆闭昆明莫能通。(《汉书》卷九五《西南夷传》)

三 西汉时印度通使中国

武帝时, 身毒国献连环鞮^(一)。皆以白玉作之。玛瑙石为勒, 白光琉璃为鞍, 鞍在暗室中, 常照十餘丈如昼日。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, 竟加雕镂, 或一马之饰直百金。皆以南海白蜃为珂, 紫金为华, 以饰其上。犹以不鸣为患, 或加以铃镊, 饰以流苏, 走则如撞钟磬, 若飞幡葆。后得贰师天马, 帝以玫瑰石为鞍, 镂以金银镂石,

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。后稍以熊罴皮为之，熊罴毛有绿光，皆长二尺者，直百金。卓王孙有百余双，诏使献二十枚。（《西京杂记》卷二）

（一）上节言汉武帝欲通印度而未成者，盖欲由川滇觅捷径往印度未能成功，非谓当时与印度无来往也。《史记·大宛传》固亦已言汉使有至身毒者矣。《西京杂记》此节之身毒使，必由西北道而来，或与汉使同来者也。

清凉殿夏居之，则清凉也，亦曰延清室。《汉书》曰“清室则中夏含霜”，即此也。董偃常卧延清之室，以画石为床，文如锦，紫琉璃为帐，以紫玉为盘，如屈龙，皆用杂宝饰之。侍者于外扇偃。偃曰：“玉石岂须扇而后凉耶？”又以玉晶为盘，贮冰于膝前，玉晶与冰相洁。侍者谓冰无盘必融湿席，乃拂玉盘坠，冰玉俱碎。玉晶，千涂^{（一）}国所贡也。武帝以此赐偃。（《三辅黄图》卷三）

（一）千涂，法显《佛国记》作犍陀卫国，《洛阳伽蓝记》作乾陀罗城，玄奘《西域记》作健驮逻，《魏书·西域传》仅作乾陀，其原音皆为 Gandhara，今代作 Kandahar。千涂与乾陀音最近，今其地隶阿富汗及巴基斯坦。

董偃常卧延清之室，以画石为床，文如锦也。石体甚轻，出郅支国。上设紫琉璃帐，火齐屏风，列灵麻之烛。以紫玉为盘，如屈龙，皆用杂宝饰之。侍者于户外扇偃。偃曰：“玉石岂须扇而后凉耶？”侍者乃卻扇

以手摸，方知有屏风。又以玉精为盘，贮冰于膝前。玉精与冰同其洁澈，侍者谓冰之无盘，必融湿席，乃合玉盘拂之，落阶下，冰玉俱碎，偃以为乐。此玉精千涂国所贡也，武帝以此赐偃。哀平之世，民家犹有此器，而多残破。及王莽之世，不复知其所在^(一)。（《拾遗记》卷五）

（一）《拾遗记》此节所记与上方《三辅黄图》相同。中国士人多以王嘉《拾遗记》记事多诡怪，诬罔不道，无征引者。至若《三辅黄图》则人尽以为信书。然此节千涂国玉精事，两书相同，可见嘉之书，非尽凿空而为也。

宣帝地节二年，含涂国^(一)贡其珍怪。其使云：“去王都七万里，鸟兽皆能言语。鸡犬死者埋之不朽，经历数世，其家人游于山阿海滨，地中闻鸡犬鸣吠。主乃握取还家养之。毛羽虽秃落，更生，久乃悦泽。”（《拾遗记》卷六）

（一）含涂国非他，即千涂或乾陀之异译而已，然亦可为欣都(Hindu)之译音，记载不详，无由考证也。梁任昉《述异记》有一节记事，与此相合，特摘录如下：“含涂国去王都七万里，人善服鸟兽，鸡犬皆使能言。”

罽宾国，王治循鲜城^(一)，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，不属都护。户口胜兵多，大国也。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。东至乌秣国二千二百五十里。东北至难

兜国九日行。西北与大月氏、西南与乌弋山离接。昔匈奴破大月氏，大月氏西君大夏，而塞王南君罽宾。塞种分散，往往为数国。自疏勒以西北，休循、捐毒之属，皆故塞种也。罽宾地平温和，有目宿，杂草奇木，檀、櫟、梓、竹、漆。种五谷、蒲陶诸果，粪治园田。地下湿，生稻，冬食生菜。其民巧，雕文刻镂，治宫室，织罽，刺文绣，好治食。有金银铜锡，以为器。市列，以金银为钱，文为骑马，幕为人面。出封牛、水牛、象、大狗、沐猴、孔爵、珠玕、珊瑚、虎珀、璧流离。它畜与诸国同。自武帝始通罽宾，自以绝远，汉兵不能至。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。乌头劳死，子代立，遣使奉献。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。王复欲害忠，忠觉之，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，杀其王，立阴末赴为罽宾王，授印绶。后军候赵德使罽宾，与阴末赴相失。阴末赴锁琅当德，杀副已下七十余人，遣使者上书谢。孝元帝以绝域不录。放其使者于县度^(二)，绝而不通。成帝时，复遣使献谢罪。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。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：“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，后卒畔逆。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，罪莫大于执杀使者。所以不报恩，不惧诛者，自知绝远，兵不至也。有求则卑辞，无欲则娇嫚，终不可怀服。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，愜快其求者，为壤比而为寇也。今县度之阨，非罽宾所能越也。其乡慕不